去桑迪巴尔岛做客 受总理之邀

【我在坦桑尼亚援医的日子③】

□整理:本报记者 范佳
□口述:魏启亮

有次我们去达累斯萨拉姆出差,突然想到了桑迪巴尔岛总理的邀请,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打去电话,询问是否可去一游,竟得到了对方热情的回应。

与坦噶尼喀(大陆部分)不同,桑迪巴尔岛是另一番景象,那里原来曾是英国殖民地,是往美洲出卖奴隶的地方。在岛上的公共场所不时能看到竖着的大铁锚,颇有海岛风情。为防止海水侵蚀,那里的门很厚,珍贵的物品都放在箱子里。

岛上人信奉伊斯兰教,喜食牛羊肉。集市上贩卖新鲜的蔬菜、水果还有特色工艺品,椰子在木头架子上一排排摆得整整齐齐。海水蓝得清澈见底,海边的椰子树连成一片。

桑迪巴尔岛也有中国的医疗队,是从徐州派去的。午后我们去拜访他们,在异国相见十分亲切,他们笑着说:“徐州原来就是山东的”,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

我在坦桑尼亚度过了不少美好的休闲时光。每年我们有一个月的休假,其中半个月是在外旅游度过的。在野生动物园,没有防护的情况下,司机开着吉普车慢慢跟着兽群。不远处,水塘边的狮子正在悠闲地喝水。长颈鹿吃着树上的叶子,嚼得津津有味。树下一头大象快不行了,自己默默待在一边。突然间,大狒狒把吉普车拦下,挡住了去路。晚上,有人跟着当地人去打猎,我们还吃了野味,印象中那肉并不好吃,纤维很粗。

在阿鲁沙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树林,树上一片红,我们正纳闷是什么的时候,一群火红的火烈鸟飞向天空,才让人恍然大悟,那场面颇为壮观。在一个景区瀑布下的水潭前,我和两个十多岁的坦桑尼亚小男孩合影。其中一个男孩问我:“我想学医,但是上大学没钱怎么办?”我告诉他们要先劳动,打工赚钱。

旅行回来后,我们还有半个月的休息时间。那时候住所有电视机,但收不到台。我们便常去找做生意的印巴人借录像带回来看。空闲时我还喜欢在下午时间收听广播节目,正好边听边看我带来的书籍学习英语。

那时的医疗队每周都要拿着组里的公共经费去赶次集,每次必买两个猪后腿。等到周四这天“大餐日”,厨师小王把后腿骨头剔掉后,给每人做一碗香喷喷的剔骨肉汤。我们六七人一块吃饭,每个人的座位都是固定的。有趣的是内科大夫是个左撇子,和旁边司机的胳膊老“打架”,渐渐地,司机便跑到别处吃了。

坦桑尼亚的集市上摆着一堆一堆的花生米,贩卖时基本不称,而是商贩估量着抓起一把。有些商品需要上秤时,商贩使用的是国内少见的天平秤,秤上一边吊着商品,一边吊着砝码。我在集市上认识了一位巴基斯坦朋友,他会热情地请我吃清真羊肉串,再配上一瓶百事可乐。

不时,我们也品尝下当地的美食。成份的咖喱饭加鸡腿,配上当地新鲜的水果,还有用玉米制作的“乌嘎里”,算得上非洲的“大餐”了。做“乌嘎里”时,把锅水烧沸后,陆续投入玉米面,不断地用木勺搅拌直到干稠,然后将锅一扣,把蛋糕似的面托在手上,再翻个面放入锅中继续烤,直到散发出香味为止。

好吃的食物我们不仅自己享用,也喜欢分享。木索玛和塔宝拉的医疗队同事们比我们离达市远得多,他们去达市出差需要乘坐火车,回来路过多多玛时,我们便给他们送些食物和水。见面时听他们说起坦桑尼亚的火车很慢,可以招手即停。火车将开动时,他们送给我们一只大旱龟作为礼物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医疗队与家人的唯一联系方式便是一封家书,从坦桑尼亚先寄往北京再转回济南,悠悠转转就要走半个多月。一次妻子来信中提到,家中两个正处青春期的儿子老是打架,妻子一人实在管不了,读到这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。

1993年,我和队友们终于要收拾行囊回家了。不知为什么,那时我的心里很平静。在去往当地总部的车上,司机放起了萨克斯吹奏的乐曲《回家》,我才突然有了要回家的真切体会。

省中医派车带着我的妻子来北京接我,见面后我对妻子说:“辛苦啦,想买啥就买啥!”妻子笑了:“能安全回来就好。”在坦桑尼亚,当地的艾滋病发病率高达9%,此外还有伤寒、疟疾、霍乱、麻风病等,援医队员们并没想那么多,大家对病人一视同仁,只能在起针、扎针时自己小心。但是家中的亲属们却时刻为我们挂心。

在北京,我带着妻子去了出国人员商店,拿着出国人员证明,可以用美元购买两大件进口商品,小件商品可以随便买不限件数。这是出国人员的福利,每年都可以用美金兑换两大件进口商品,比如日本的摩托车、松下彩电等。

那时出国人员在国内有关部门换美金比市面上汇率低不少。我用换的美金和国外赚的美金给家里买了30寸左右的电视机、情侣表、吹风机、微波炉等。两年没能顾上家,能够改善下家里的生活,我挺欣慰。

种桃收李

【浮世绘】

□安宁

一弟子当众问我究竟芳龄多少,我看着他们新鲜水嫩的面容,便有些羞涩自己已经奔三的“老迈”,于是模糊回答,反正姐姐是叫定了。女孩不依不饶:10岁也是姐姐,1岁也是姐姐,您不至于也是95后吧。我只好笑着招了:姐姐我比你们大十几岁呢!旁边一个还带着点童声的女孩即刻悄悄接上一句:好大啊,我要这么大年龄,还像老师一样卖力挣钱供房子,不知道该有多难过。说完,低头拿出镜子来,看看自己的眼角,又抬头瞥一眼我的,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继续听我说话。

弟子们还毫不掩饰地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,我说:老师一年还不到5万呢。学生们一片哗然:老师你那么穷,干吗不跳槽呢?死守着这份穷酸的工作,还不如回家跟爹妈撒娇要零花钱。我于是倒苦水,我不是富二代,我爹妈也没多少钱,而且我还要供房子,老大不小了,生孩子也耽误不起,如果跳槽,势必不稳定,我已经没有精力像你们一样胡乱折腾了。学生们便集体发出一声带着同情意味的悠长的“哦”,还有人丢嘴里一块口香糖,嚼得很肆意,好像一个毫不动容的看客,听我一通牢骚,笑笑走开,继续过自己悠闲自在的生活。

学院里有一美女老师,刚过30岁,但爱臭美,每次上课穿的衣服都不重复,避免给学生造成审美疲劳。不过学生们对她这样的苦心毫不领情,还屡屡打击她的自信和爱美的热情。某天她穿了一件有些紧身的裙子,大约是显出一些身上的赘肉来了,所以在转身去黑板上写字的空当,下面即刻有一个男生大声道:嗨,老师,您该减肥了,否则会有婚姻危机哦。美女老师当下觉得人生悲凉,回道:嘴巴这么损,将来怎么会有女孩子喜欢?我看你们这一代人,谈个正常点儿的恋爱都有危机。另一男生不紧不慢地接过去:嗨,老师,正常恋爱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吧,人家说了,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,我们就是想耍流氓呢,看人家四川仔心态多开明,将谈女朋友叫耍女朋友。美女老师有些气结:那你们出去耍,老师还是想过踏实日子。男生们听了都嘿嘿笑:老师,逗你玩呢,踏实日子离我们远着呢,等我们像您一样大的年纪,也玩够了,就一定踏实去。

同龄的同事们都慢慢被这些学生给磨出了好脾气,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,谁让我们在他们嘴里成了“老人家”呢,而且,我们“80后”这代人终于被媒体弃之不理了,原来在天上捧得高高的,现在全脚踏实地养家糊口过日子了。有同事说得狠:让这帮人骄傲去吧,总有一天,我们生的“10后”,会用一声响亮的“叔叔阿姨”压住他们的风头。而且,就他们这啃老的本事,没有我们被高房价高物价低就业零薪水折磨过的经历,还想成为中流砥柱,纯粹是痴心妄想……

其实,我知道同事的这番愤慨只是因为我们老了,30岁一过,就成了一个迈向平庸的为生活而奔波的人,昔日的所谓另类、孤傲、锐气、不羁,全都被现实给磨平了。曾经种下的桃树,以为会挂满饱满甜美、养阴生津的桃子,不想,结出的却是不可多食、损伤脾胃的李子,而且,还让更生猛的一代全摘了去,尝一口,便嘻嘻哈哈地丢掉,从沉默不言的“桃李”树下离开,奔向那更五光十色的生活。

病房琐记

【在人间】

□王艺璇

亲戚摔倒,得了脑出血。医生起初怀疑是脑动脉瘤,后经仪器检查给予排除,无需做手术,只静养即可。但他同病房的病友,却已有好几个被确诊为该病,由于治疗费用过高,所以病房中每每弥漫着沉重的气息。

11号床住着一位5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,很瘦弱,也很安静。第一次见时,丈夫陪她一起躺在窄窄的病床上,手里捧着一本薄薄的小书,画面温馨,感觉她不像是一个正在等待做重大手术的病人。

那天,女人被护士推走做例行检查去了,我们和她丈夫闲聊起来,他笑容中的苦涩一览无余。从做各项检查到最后的手术结束,累计要花费十万多元,这对于他们这种家庭来说,实在是个不小的数字。他准备发动所有的亲戚鼎力相助,100元不嫌少,1万元不嫌多,尽快把手术费凑齐。他还说,妻子平时非常节俭,在一家小公司打工,月薪千余元,午饭常常是以煎饼卷咸菜打发。两个孩子也在外地打工,家境很一般。所以,家人根本不敢告诉她实际费用,只说用不了1万元,若让她知道得花十万多,会马上拔针管走人的。

后来,11号床病人的手术非常成功,术后第三天就出院了,看着被爱的“谎言”蒙蔽着的她在丈夫、儿女的簇拥下高兴地离开,我的眼中一阵阵发烫。

12号床的病人是一个中年男子,他妻子陪床,两人一直保持沉默,鲜少参与同病房人的聊天,一副很沉重的样子。一次去水房打水,在电梯里遇到了12号床病人的妻子,她神色黯然地告诉我们,丈夫除了脑动脉瘤,这两天又被确诊为肝硬化晚期,治疗的意义已经不大了。她说,患病的丈夫其实非常疼,应该是一般人所不能承受的,但一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,求生的欲望极为强烈。可是,由于病情确实过于严重,加之经济条件的制约,她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放弃治疗,近两天就出院。听到这儿,我们除了沉默,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交谈后的第三天,我又去探视亲戚,老远就听到病房里传出了乒乒乓乓的声音。一向沉寂的病房,怎么突然热闹起来了?进去一看,12号床病人果然出院了,取而代之的,是年轻的一家三口。丈夫沉闷地睡在床上,妻子安静地坐在床边,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趴在地上兴高采烈地玩着遥控汽车,旁若无人地发出阵阵刺耳的声音。

担心亲戚的静养受到打扰,我跨步上前,欲制止男孩的举动,未料被家人一把拉到阳台上。家人告诉我,真正的病人不是躺在床上的父亲,恰是趴在地上的小男孩。因患有较严重的脑动脉瘤,他的很多举止根本不受自身控制,一个生病的孩子,由他去吧!

听后我很震惊,一个看上去这么活泼的小孩,怎么会患上如此严重的疾病?这对于深爱他的父母来说,是一个多么无法接受的打击!回到病房,看着无语的年轻父亲,看着手拿饮料紧跟在儿子后面的年轻母亲,我生平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了命运的残酷。

没过几天,一个更让人揪心的消息传来。因男孩的病情过于严重,经过认真会诊,医院仍没有把握为他提供一个成熟的救治方案,建议他们转院至济南的专科医院,并且很委婉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:即便在省城做手术,结果也未必乐观。

当大夫向这一家三口传达这个消息时,男主人一如既往地沉默着,女主人无声地流着眼泪,孩子则依然在旁边欢天喜地地嬉闹着——天真无邪的笑脸,是如此沉重地刺痛着身边每一个人的心。他们办转院手续、收拾东西时,大家都默默地上前帮忙,除去心中诚挚的祝福,感觉所有的语言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。

如今,亲戚早已出院,且恢复良好,但我却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接近一个月的探视过程、那遇见的点点滴滴。不得不承认,借由这短暂的二十几天,对于健康的意义,对于命运的不测,我的体悟和心智骤然成熟许多。善待生命吧,在其可被掌控的每一天!